



林徽因登梯丈量佛光寺经幢



宁公遇塑像



林徽因与宁公遇合影(资料图片)

# 静坐千年，她终于等来了林徽因

李广华

佛光寺东大殿内，30余尊彩塑佛像，或端坐，或站立，各展雄姿，许多被塑成三四米高，威严挺拔。而她，坐在佛像的侧后方，再往后，便是墙根儿。她被塑成真人般大小，神态自若地望向远方，前面天王握剑的手，几乎有她头部那么大——在多姿多彩的群像中，那呈现俗家女子的形

象，一点都不显眼。与东大殿同时保存下来的唐代经幢上，清楚地刻着一个名字：女弟子佛殿主宁公遇。宁公遇，何许人也？我相信，很多人答不出来。盛夏，阳光炙烤着清凉世界，绵延的山峦一眼望不到边际，我们驱车几百

公里，去实现内心的一个夙愿——参拜佛光寺。

一座寺院，究竟有何魅力，吸引着人们远道专程拜谒？在望见东大殿的一瞬间，当无限惊艳震撼着每个人心灵的时候，答案找到了。同时我感悟到，历史除了真实地记录史实外，常常会忽略一些东西，它的延续恰恰也是埋没的过

程，越是小人物，越容易被尘沙所覆盖。

宁公遇便是这样的小人物。可这位小人物却办成了一件大事——经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考证，她是佛光寺东大殿的供养人。

欲了解宁公遇其人，得先说说佛光寺。

五台山，自东汉以来，成为佛教陆路东传的一个重要落脚点，唐宋兴旺，元明清鼎盛，被后世尊为佛教圣地。从地形上看，它像一座高耸的火山口，由5个高台合围而成，周边高，中间低，被围拢的区域内，寺院云集，香火缭绕，僧侣信徒熙熙攘攘。此范围被称作台内，属于圣地的核心区。火山口的外围，群山斜漫，虚无缥缈，人迹罕至，被唤作台外。大山的褶皱里、山根处，偶尔也藏着寺庙，只是来的人少，略显冷清，影响自然也就没有台内大。

佛光寺是建在台外的一处寺院，位于山西省五台县豆村附近，距离台内中心位置有几十公里。这里地处偏僻，人迹罕至。寺院选建台外，要么是宝地已被占据，抑或是建造者原本就想找个清静之所。

以前，你若询问佛光寺的去处，很可能换来五台山朝拜者茫然的表情。情况在1937年发生了变化。那年，佛光寺东大殿被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发现，这座古寺惊艳世界，被称为唐代木结构建筑的典型代表，是“国宝中的国宝”，从此名声大振。

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如此地位的

朔风吹动着大殿屋檐下的风铃，叮当作响，宁公遇仿佛只有凝望，丝毫没有察觉到斗拱间所回荡的声音……

她默默地注视着这群不烧香、不磕头、不拜菩萨的人，他们似乎只是对大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。

带头的梁思成戴着眼镜，头发一丝不苟，手头的画笔从未停下来过。忙碌了几天后，他终于松了口气，从整个建筑到具体构建，从彩塑到风貌，佛光寺东大殿都非比寻常，看来完全可以印证敦煌壁画所示的唐代建筑和自己的判断。唐代木结构建筑，不仅在华夏大地上有遗存，而且还非常完整，千年来原汁原味地保存着，国外学者的狂妄断言，可以休矣。

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，后遇灾佛运动，寺庙被毁。如今的佛光寺东大殿是在原有基础上重建的。经梁思成对大殿的梁上墨书和石幢文字考证，证明东大殿的建造年代应在唐大中十一年（857年）。佛光寺

一座寺院，长年冷落于深山，不为外界所知晓，确是个矛盾的存在。而在山下老人口中，还流传着“先有佛光寺，后有五台山”之说。

佛光寺东大殿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，由谁建造？在确定了建筑年代后，这个命题便被提到了桌面上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梁思成先生加入由朱启铃筹资创办的“中国营造学社”，筹划撰写一部《中国建筑史》，从而开始考察华夏古建筑。他们一行4年多时间，先后考察了百余个县、市的1800多座古建筑。而此时，日本学者已在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古建筑调查，宣称中国境内已经没有唐代木结构建筑，若想领略唐式木构的风采，只有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。

梁先生从敦煌唐代壁画五台山全景图中，意外发现了“大佛光之寺”的画面。这是个提示，为他的考察指明了方向。

经过一番准备，梁思成与妻子林徽

因以及莫宗江、纪玉堂一行四人，于1937年6月，踏上了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考察之旅。从北京乘火车到太原，再坐汽车到五台县，往下便不通汽车了，只好租用当地农民的骡子，沿外崎岖的山路艰难骑行。当找到佛光寺东大殿时，大家被眼前的建筑惊呆了，所有的辛劳顿时化为掩饰不住的喜悦。

大门“吱吱嘎嘎”地被打开，一束光照进东大殿，端坐在佛坛角落里的宁公遇，神情平静地注视着4位来客。他们衣着讲究，举止文雅，全然不像平日里前来进香磕头的善男信女。他们在大殿内来回打量，仔细丈量，搭梯攀爬，不放过每一个细节。惊讶的神情，写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有人还在本子上画来画去，记录着什么。

一番考察后，那位叫林徽因的女士注意到了她，观察良久，林徽因将不远的虔诚和尚塑像与她一同对比分析，确认在整个佛坛的35尊彩塑中，只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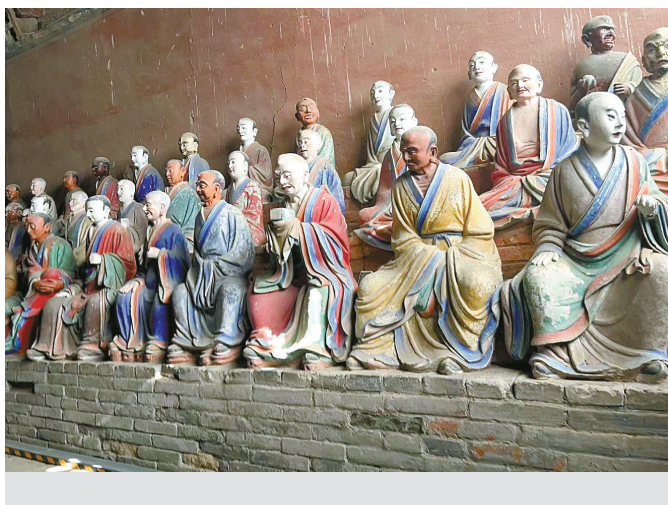
信女像在画之下左隅相称。后者是塑像，塑造沉重，隆杀适宜，所以宁公遇状貌神全，生气勃勃，风韵亦觉高华。唐代艺术洗练的优点，从这两尊像上都看得见一斑。”

一个俗家女子，何以具备建造如此大规模殿堂，塑造众多出神入化佛像的实力呢？大殿梁架的题记中残留着这样一行字：“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”。专家据此猜测，这个右军中尉很可能是侍奉唐宪宗和唐穆宗两代皇帝的宦官王守澄。王去世后，其妻宁公遇继承了一大笔遗产。她来到五台山，施善建寺。这位心地善良的女子，建成大殿之后并没有忘记留下夫君的姓名。

除了经幢石刻和大殿梁架上的题记，关于宁公遇，几乎再找不到任何记载，她的名字也是在梁思成、林徽因他们考察之后，才引起人们关注的。如今，来佛光寺的游客，都喜欢在高大的经幢边，确认林徽因爬梯丈量的准确地点，经幢上刻有宁公遇名字的地方，早已被游客触摸得黝黑发亮。



佛光寺东大殿



大殿内塑像



杨桂松摄

(一)

(三)

(二)

靠着墙，端坐在角落里，宁公遇望着她指手下塑造起来的一尊尊佛像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既像是守望，又仿佛是在期待着能够解读她的知音的到来。

这一等，便是千年。

大殿坐东朝西，每日，西斜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殿内，照到佛像的脸上、身上和手中的法器上。这样日复一日地等，直到一千零八十年后，宁公遇盼来了同样是女性、研究建筑的林徽因。她来到这片人迹罕至的偏僻山沟考察，小人物身上所覆盖的历史尘埃，经她妙手一拂，大殿供养者的身份终于浮出水面，从此，人们记住了宁公遇这个似乎显得中性的名字。

梁思成在日记中是这么描写林徽因与宁公遇那次“会面”的：“施主是个女的！而这个年轻的建筑学家，第一个发现中国最珍稀古庙的，也是个女的，显然不是个偶然的巧合。”

在结束考察，离开佛光寺前，林徽因有些恋恋不舍，她站在宁公遇身旁，手搭“千年知音”的肩头，请梁思成为她俩拍照。于是，便有了那张著名的林徽因与彩塑宁公遇的合影。拍完，林徽因又端详了许久，感叹道：“我真想在这里也塑一个雕像，让自己陪伴这位虔诚的唐代大德仕女，在这肃穆寂静中盘腿坐上一千年。”

岁月悠悠，坐望千年。在佛光寺东大殿的佛坛上，宁公遇的目光从未停止过瞭望。

——她看到善男信女们的顶礼膜拜。在岁月变更的大背景下，信仰的力量，让一代代人，在她所施善建造的寺庙里，虔诚地跪拜，祈祷幸福平安。

——她看到时代更迭的不可逆转。一拨又一拨的信众，不顾辛劳，前来朝拜，人们的穿着、举止、表情和眼神，映现出宋的精致，元的开放，明的征伐，清的余晖，大势去矣，谁都无法阻挡。

——她看到强行的善意和事与愿违。上世纪20年代末，佛光寺住持和尚澄溪，用化缘所得，耗时两年多时间，给东大殿佛坛上35尊像描彩上色，覆盖了塑像原有的色彩。梁思成先生感叹道：“这些像都在数年间，受到重妆厄运。虽然在形体方面，原状尚得保存，但淳古的色泽却已失去；今天所见的是鲜蓝鲜碧及丹红粉白诸色，工艺粗糙，色调过于唐突鲜艳。”她平静的目光里，露出的是无可奈何的神情。

——她看到了战争对人类的摧残，百姓的无奈和对安生的企盼。历史上的战火，日寇的侵犯，内战的消耗，这偏僻的山地，成了无家可归者的祈福之地。也得益于偏僻，来者甚少，寺院才得以保全。

——她看到梁思成、林徽因他们到来后，佛光寺的命运开始转变，被列入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专业人士、信众、古建爱好者，慕名而来，佛光寺的影响越来越大。

——她分明还看到了未来。除佛国的极乐世界，更有现实生活，佛光寺的研究者越来越多，价值不断显现。她与女性知音林徽因的故事，被人们不断地相传至远方……